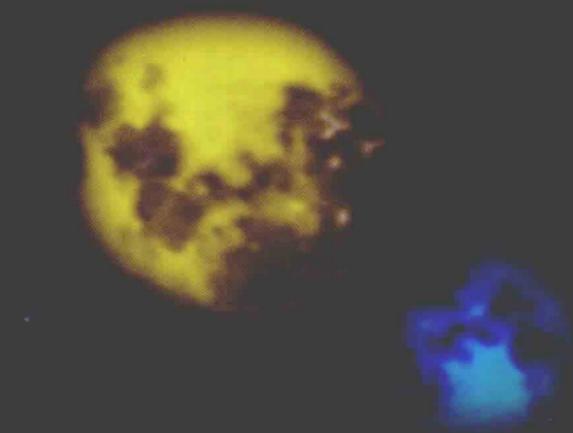


向着星空奔跑

刘晗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向着星空奔跑

刘晗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着星空奔跑 / 刘晗著.--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469-1299-8

I .①向…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457 号

责任编辑 向京

封面绘图 刘晗

装帧设计 一心设计工作室

书 名 向着星空奔跑

作 者 刘晗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830000)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一心设计工作室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5 字 数 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1299-8

定 价 9.90 元

每一个青春总是可写

宁小龄

刘晗是个正在上高三的学生，他的这部作品，差不多都是些小故事，大约是因为青春太短暂的缘故；这些故事几乎没有矛盾，没有阴谋，也没有高潮。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矛盾，那就是年轻的心灵对自我的抗争。在这些故事中进进出出的那些人，即使日子过得平淡，也因刘晗的一枝妙笔变成了有趣的世事人生，是潜伏在大都市的高人。

如果，每一次分离都能像书中所暗示的那样，有一个相聚的未来，那该多好。女主人公思可依坐在飞往瑞士的飞机上的时候，心里怀着的应该是笃定和安全的感觉，因为她已经知道史迪是为了让她去瑞士实现自己的愿望才忍痛和她分手的；而躺在公寓里痛苦不堪的史迪还不知道这一切，他在为思可依不知自己有多爱她而痛苦，当然我认为应该含有委屈的成分，委屈的痛苦其实是挺苦的。



很有必要说说这本书的语言。一本好的书，应该让读者不知道创造者的想像力会伸展到什么地方，它的方向是何方。阅读的过程就是探险的过程，要让读者遇到他们根本就想不到的奇特表达。每个优秀的写作人，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刘晗正是这样。书中那些幽默的句子像一棵树上的叶子一样，自然、错落地撒布在故事里，一点也不做作，真好。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可以的话，就请一直写下去吧，你應該可以走得更远！

(宁小龄：《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

引言

我出生在一座小镇里，没有一本书提到过这里，当然小镇的名字也就不知道了。

不是我不喜欢家乡所以不知道它的名字，而是打我小时候懂事儿之日起，我妈就一直用她那慈爱的声音告诉我以后一定要出去，到大城市里生活，不能留在这里。如此日复一日的叙述导致我完全忘记我出生的地方，那个养育了我很长时间的小镇的名字是什么了。

我喜欢我的故乡，但我更喜欢外面的世界。原因很简单，小时候爸妈总是告诉我说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要出去要饭。可是当时的我很不理解，不是《西游记》中的师傅也是一路要饭过来的么？我一直认为要饭是个不错的职业，只要我够机灵，不被妖精骗了就好。

直到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想像中的那样危险，毕竟没有妖魔鬼怪，我曾经是个无神论主义者，所以知道了不会被妖精欺骗，但还是需要机灵，妖精不会欺骗人，但是人是会骗人的，甚至有时候比妖精还厉害。

我最后总结出：这个世界原先是乱七八糟的，把它理清楚，那么就一切都顺了。



想到去年，悠闲自在中考上了大学。说是悠闲自在，不过是因为XX考试，本求“参与第一，得分第二”的理念报了名，之后再由于运气实在太好(有点谦虚)就考了个好成绩，然后就有大学来招生了。我考上大学纯属巧合。

于是我终于实现了爸妈的愿望，我出来了，从祖国大好河山其中一犄角旮旯出来了。

一年前在离开我故里的火车上，我碰到了一位叫思可依的丫头，年龄跟我一样，她考到了和我同一座城市的大学。一见面就急匆匆地让我帮忙找那顶听说很重要的帽子，至于有多重要只有她一人知道。后来她告诉我说那顶帽子是母亲送她的5岁生日礼物，她母亲原来是飞机上的乘务长，她小时候非要吵着要妈妈的帽子。几年后她母亲因飞机出了事故去世了，致使她倍加珍惜这个母亲送的生日礼物。

几天后，我们到了目的地。在我惊讶地叹息道“真是不错的火车站！”的同时，看到有着这副异样表情的我，思可依“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来。她和我不一样，她原本就住在大城市里，对这拥挤闷热的火车站早就司空见惯了。随后她又带我到了新学校，这才发现原来我俩的大学就隔了几条街，并不是很远。思可依为了方便以后有什么事找她帮忙给我留了电话就走了。

这么大的一座城市对于我来说是空荡荡的，没有小镇的温暖。到了学校，新生按照规则报到、看宿舍、看教室……累坏了。

回到宿舍，这里多了个陌生的面孔，那就是我这半年的舍友“禹菲”，这人性格很开朗，并且偏要称自己是“神之大禹”的后人。他虽说和我是舍友，但和我不在同一个系。顺便说一下我是中文系的。“忙碌”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开学第一天(九月一日 星期五)

回想起当初为考上大学兴奋得三天未合眼，到现在躺在宿舍里发愣，才明白一直以为是为了上大学才从镇里出来，到头来却是为了出来而上大学。对于我来说城市里许多地方对我的吸引力远大于乏味的大学课程。上完第一堂国学课的我回到宿舍准备睡个回笼觉。“喂，走，去庆祝下我们宿舍成立日哦。”我睁开这双不想睁开的眼睛，迷迷糊糊看见有人在我床边，“噢，是禹菲，什么？宿舍成立日，麻烦，随他去吧。”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学食堂，拿着杯咖啡和一个面包好不容易找到了座位坐下。正在我们举杯欢庆“宿舍成立”的时候，“哐啷”一声，“喂，新来的吧，学着点，要给学长让位置，懂了吗？”几个个子高大的“年轻壮汉”正指着一位柔弱女子“说教着”。

“你们自己也该学着点吧，上次教训还不够？滚吧。”这时，一位正端着饭，挺有气势的学姐，边说边往这边走，“怎么欺负人欺负到我妹妹头上了？”那几个混混样的小子全一溜烟消失



在人海中。

“呦，康姐，一年没见，佩服啊！”

咦，禹菲这家伙走了过去还和那学姐打起招呼，随之我也跟了过去。禹菲介绍道：“这位是康洁，大家都称她康姐，是咱学校体育队队长，她以前和我一所高中，都是老相识了。呐，康姐，这位我舍友，叫，叫……”

“噢，我是史迪，是禹菲的舍友，念中文系。”我此时心里想：能认识这样的大姐真不错。

“好，禹菲，史迪，那下次见了。”这位大姐拉着她的妹妹又重新打饭去了。

回到宿舍，我和禹菲聊了起来。他和父母关系不好，随之他说道：“呐，我们一起来做动画吧，或拍电影也可以。你是中文系的刚好用你写的剧本。我从小就梦想能做一部自己的动画，拍一部自己的电影，怎么样？我们一起干吧。”还没等我答应，禹菲就帮我回答了：“好！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容易插了句话，虽说生在小镇里，但对于用家里计算机常常上网的我来说对电影动画还是略知一二的。我说：“禹菲，做动画要有计算机啊什么的，拍电影也要 DV 之类的才行，你有么？”

“没有。”

真是简单地回答。“那你有钱买吗？”

“没有。”

又是简单地回答。“那有什么办法？”

“打工挣钱，迪，你看，假如我们两个人，每天晚上出去打工，就算一小时 20 元，两人两小时 40 元，一个月 2400 元，要两台计算机、一台 DV 和别的什么，假如要花上 25000 元，再加上父母给的零用钱，用不了一年就有了……”

不愧是学理出来的，我没等他说完，心里想着当初不就是为了有自己的天地才到这城市来的吗？何况我现在没有目标，一起干也不错。到底干不干呢？

还没想出答案的我不久就睡着了。

买手机(九月二日 星期六)

好不容易熬了 18 岁到大学，买个手机犒劳自己吧，再说了没有手机也不方便嘛。

中午 12 点了，宿舍里已经没有禹菲的身影，一大早他就急急忙忙跑出去了，唉，为梦想颠簸的人，应该是打工去了吧。

用宿舍的电话拨通了思可依的手机……

“喂，你好，哪位啊？”

熟悉的声音，毕竟在火车上听了一路，“嗯，是我，史迪，今天想去买个手机，不知道你有没有空？”

“嗯……几点？”



“那，现在吧。”

“噢。好，马上过去。”

简单的对话结束后我收拾好，跑去她学校门口等着。

“噢，久等了，走吧。”赶过来的思可依说。

来到手机卖场。哇，比网上看的多多了，什么3G啦、Wi-Fi啦、蓝牙3.0、GPS之类的，售货员还推荐某水果牌子的4G手机。好不容易挑了个手机，把号给了思可依，又往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了爸妈在学校生活还不错和新同学关系很好……和父母，总是用最简单的话语。

时候也不早了，我和思可依随便找了家快餐店准备打发肚子。

“你好，迪——”一股恶心的语调，像是温柔的大叔。

禹菲！我叫了出来，原来真的是跑出来打工啊。

“哟哟，跑出来和女生约会——被我抓到了。你小子没看出来啊。”禹菲假装着成熟中年男子的声音说道。

“没有。”没想到竟是思可依先说了出来，然后我还隐约地看见思可依向禹菲使了个眼色。

“嗯，在来的火车上认识的，今天出来帮我买手机，我不太认路。”我郑重地解释道，想要解开这误会。

“不用解释了，解释就是掩饰，好了，点点儿什么？”禹菲怯怯地笑了几声，拿来了菜单。

“一杯红茶，一份炒面，好了。”思可依迅速地点完餐，把菜

单递给我。此时我可以清晰地看见她脸颊通红，不敢抬头，样子还蛮可爱的。

“一份炒面，一杯咖啡。”我点到。

“好，两份炒面，一杯红茶，一杯咖啡，请稍等。”听上去很有激情的回答，确实是在认真地打工。

“嗯，他是？”思可依有点害羞地向我问道。

“他，我舍友，是个为梦想颠簸的人。”为了解开这尴尬的气氛，我故意说笑了。

“噢，看上去还行，新的大学生活怎么样？好不好玩？有没有有趣的事情？”

一连问了几个问题的思可依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还行啦，你呢？”我反问道。

“我那舍友，我那舍友连鞋带都不会系，更别说别的了，简直是一低能。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典型代表。”看样子她好像也在找个笑料好避开刚才那困人的话题。

“以后可能只有星期天有空了，周六我也该打工体验生活了。”正说着，饭就上来了，吃完饭送走思可依，我就回宿舍了。

回到宿舍，设置手机里的联系人，真是少得可怜，就爸妈、禹菲和思可依三个人。正玩手机的时候禹菲回来了。

“唉，明天一起打工去吧，我和老板说好了，他正缺人。好了不说了，睡觉。”

和以往一样，他没给我回答的时间。



打工的时间(九月三日 星期天)

8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吵死了。”正和周公下棋的我在睡梦中说着。

“起来了，懒鬼！六点了，打工要迟到了！”这位打工积极分子大喊着。

不知道他长了几只胳膊几条腿，动作那么麻利，这可能就是会成就大事业人的缩影吧。禹菲的动作不由得让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

在大城市干活应该很累，路上我一直这样想着。

来到“Café Bar”的后堂，走出来的竟然是一位古稀老人，这令我有些诧异。哦，原来在大城市里的老人都这么前卫。后来听说这位老人是帮他儿子看店的，他儿子是位演员，最近外出拍戏，而且这位演员竟然认识禹菲，禹菲到底是什么人啊？还没想太多，禹菲就拿来了我的工作服，随后我就开始了一天的打工生活。这里的工资还算高，每天可以挣个五六十块的。客人不少，从早到晚没有一刻闲下来的，来的大多是女大学生、女白领等，都是为了来看店主的英姿，只可惜这些日子只能见见这位前卫的古稀老人了。虽说是老人但人气还是蛮旺的，毕竟是著名偶像演员之父嘛。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端端盘子送送饭，收收碗筷洗洗菜，而

禹菲的工作是做汉堡、薯条之类的。我不由得感叹，他到底还是不是地球人，这个异类怎么什么都会。

终于等到下班了，看看禹菲，他还干得开心着呢，哼着小曲炸着薯条。在这里工作可以说是在天堂一般，一面是如此这般的劳动，一面是优美的境界。这优美的境界就是不但有工资还管饭。七点了，换了衣服准备离开，那位人气十足前卫的老人从后堂走出来：“那，这是今天的工资，80块，多给一点，当作奖励。嗯，小伙子，年轻就是有活力啊！哈哈哈！”他一边笑着一边又回到了后堂，禹菲还要继续打工到九点，我没有等他先回宿舍了。

走到思可依学校门口正巧碰见她刚回学校，正准备走上前打招呼。“可依，可依，等一下，等我把话说清楚啊。”

“有什么好说的，这不是明摆着不行吗，拜托，不说了。”思可依头也不回直冲学校走去。后面追上来一位男子，一直叫着“可依，可依”的。

算了不管这事了。回去吧。

摄影课(九月四日 星期一)

为了以后拍电影，我选了这门仅有一个学分的摄影课，和我做出同样选择的当然还有禹菲。上这门课的人还真是稀少，就连大熊猫都得让我们三分。本来设在小礼堂的课程换到了小



教室，最后导师直接把我们哥俩带到他的小办公室讲课，还借口称这样教学效果好。给他个面子。就这样我们开课了。

差不多在课上了半个小时后，跑过来一位，嗯，怎么形容？就是劈头盖脸、邋里邋遢的女孩子，她理了理头发小声问道：“请问，这里是在上摄影课吗？”

“对。”禹菲顺口就回答了她的问题。我想，如此简单又快速的回答只有禹菲一人办得到吧。

“啊，终于赶上了。”那位女孩子叹了口气说道。

导师问这位女孩子。“我问你，你为什么报这门课？”

“为了以后拍电影啊，我想拍部属于自己的电影。”女孩儿一边笑着说，一边把头发整理整齐。

听到这个回答，我和禹菲不约而同地回头看她，只是感觉在哪里见过。禹菲用手戳了戳我，“我们和她这样的女生是同类，同类啊！”禹菲突然绝望地说道。

“哼哼。”导师哼道。

“嗯，反正你本来就是异类嘛。”我一本正经地说着，突然想起来了，“她，是她，那个康姐的妹妹嘛，和我们同级的。”

“哼哼。”导师哼道。

“欢迎欢迎。哦，还没问你名字呢。”禹菲笑着问道。

“哼哼。”导师哼道，这家伙态度转变得真快，果然是异类，我这样想着。“你们叙旧够了吧，好，继续讲课。”导师终于发话了。我突然觉得这个导师的存在感好弱。到头来还是没问到她

的名字。

一晃就下课了，禹菲叫这女孩子一起去吃午饭，我们一起来到了食堂。果然，最后还是把导师给忘了，他的存在感就是弱到极致了。

到了食堂，康姐已经占好了位置，可惜只有两个。康姐看我们也跟着来了便对旁边的同学使了个眼色，瞬时那两个同学就消失了，真方便啊。终于在开饭前我们知道了这个女孩子叫“雪儿”，比我小两岁，学习成绩优异，跳过级。这些都是康姐告诉我们的，雪儿因为年龄小，很怕生，所以常被人欺负，一直是康姐保护，雪儿很喜欢康姐，便因此放弃出国学习的机会考到了这所大学。

这是什么世道啊？这个世界真的好大啊。对于在小镇成长起来的我对考大学已经是那么地向往了，更别说出国了。我可是很想出国的，只可惜没机会。人生啊，一边我不由得在心里感叹人生是多么不公平，一边听着禹菲和康姐叙旧童年生活。

突然电话响了。“你好，是史迪吗？是我，思可依。”我突然回想起昨晚的事，对了，那个男的是谁？哎，那是别人的事，不管了。

“是我，什么事啊？”

“哦，昨天买了新自行车，想让你过来帮个忙撒，给我抬一下，在学校还没认识什么男生呢，就靠你了。”思可依说道。

啊，原来找我干力气活。“哦，你在哪，马上过去。”虽然是力



气活，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毕竟人家也帮过我。

“大门口，嗯，麻烦了。”思可依连忙谢道。

和禹菲、康姐、雪儿说声“出去一下”后（他们还在叙旧），我赶到了思可依的学校门口，她好像正在和昨天的男子吵着。看见我过来了，立马改变了脸色，向我招手示意。

“在哪呢？”我根本就没看见什么自行车。

“哦，待会儿再跟你解释。”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道。

“就是他？哦，那好吧，只要你喜欢就好，反正你也成人了，不打扰你们了。”说完那男子就走了。

“那是谁？”我急迫地问道。

“过来，过来。”思可依调皮地把我拉到学校里：“他是我表哥，硬要我到外面租房子住，不让我住在学校宿舍，还说这是我爸爸的意思，所以我跟他说我和我男朋友这样沟通方便，可他还要见我男朋友，我就只好找你帮忙了。”思可依解释道。

这是麻烦的家庭关系，城市里的父母都这么疼爱子女的啊。“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我对思可依说道。

“嗯，有事联系啊，拜拜。”思可依笑着挥着手说。

我重新回到食堂，那三个人已经走了，我买了瓶可乐，到操场消遣。坐在路边的板凳上看看天空，这里毕竟是在海边，天空好像显得更蓝了，这么广阔，真美。

我选的主要课程是：

星期一上午 摄影

下午 闲着